

宍陰存稿

數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5

6



文庫 11
A 1275
6

柳田泉文庫

010190527145

益城先生遺墨跋

宕陰存稿卷十無跋語最不見其筆法其字亦
益城先生遺墨跋此風以歌首歌在給書外刊
益城先生遺墨跋

弘著

益城先生所賜之片簡考以弘日曆逐年貼綴如右
尚有數紙為人乞取所存止此弘年二十執贄先生
明年游關西明年適平安離隔左右者三年辛卯歲
喪怙嗣家始獲復數數承音容乃勿論乎講學官事
家私皆仰處裁恩至義盡真父子也顧當茅鞋往訪
之日過筭橋徑澀谷漸躋羽山之蹊碧松白雲欣然

益城先生遺墨跋

弘著

怡目頓覺意况之別。蓋其高風薰於人者乃爾。下世之後。匆匆五百有餘日。攤遺札。尋當日之情緒。歷歷然百感衝於臆矣。弘化乙巳南至日。題於九里香園。
即平又關西即平西平西
 壬寅春。弘歸自日光。往謁先師。師把弘筆。書試筆詩以賜焉。斯卷所弁者。即是墨菊詩。乞得諸河瀨。酹翁者。以其同題於策。殿之札尾。以炤首。炯戒錄書後。係師七十歲筆。師晚節尤不喜。援翰。以此跋為我公所囑。力疾手書。細楷端謹。最不易得者。其字有鬚者。弘

進於公時所。蟻當時不別寫訓點以呈之。自貽伊悔。噬臍靡及也。凡應事鹵莽。後來輒有不容悔者。并書以警後焉。世弘再識。

跋畫灰書

王安石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自上年有墨夷事。論者陽主戰。而陰主和。或依違和戰之間。或始倡戰。而終主和。其終始破和主戰者。羽君而止耳。而其言之不行。亦猶溫公也。然公雖廢於神宗。而起於哲宗。

舉其所嘗非者。罷革之。雖未能一一如其意。亦已救一時之急。而君則一點後沈淪坎坷。至今尚墊於散局矣。雖然古今人同不同。姑舍焉。世既不同於元祐。則自今以往。將何同乎。撫卷大息者久之。

跋古賀元載西歸南泛再東稿。元載少時不甚喜讀書。惟以武技為嬉戲。家大人亦不甚督之。長游昌平。講經作文。不甚修訓。詰字句。而偉論奇思。輒出人意外。予謂等輩曰。元載胎中帶數十部書來。僉曰。精里先生之孫。而穀堂先生之子。

也。宜乎其然也。今看此稿。以八年塵夢之餘。才情玉琢。乃如是。吾人不對卷三日。便覺口有臭氣。若元載者。使之十年不讀書。而欲令其口有一息之臭。弗可得也。

跋讀史贅議

近世史論。以賴山陽為稱首。然其原出於源白石。持字有真假之別。文有和漢之異焉耳。未若是編之多。破天荒之言也。子德之文。流麗明暢。如彈丸脫手。識與年進。一變加蒼勁隱秀之色。則恐天下無仇敵也。

歐公畏坡仙曰。自今廿餘年。人不復說老夫。山陽雖
倔強。儻及覩。是編烏知不有是等語乎。

跋赤坡別宴圖

遍插茱萸少一人。此摩詰憶昆弟之句也。乃至於交
友。何獨不然。深啣邀仲平公鉉省民及予。以設留別
之筵。而省民獨不來。明月在天。樹影婆娑。而蟲聲滿
野。池荷雖殘。猶覺天馥撲人。宴至三更。樂極哀生。一
以別一人而悲。一以少一人而悲。故交不可忘。猶如
蘭桂香。信哉公鉉製圖。仲平有題言。予有四韻詩。而

省民賦俳歌以追書。予又為跋其尾。乙巳桂月下浣。

跋安井仲平所藏加藤公書札

此加藤公督名古屋工役時所與。飮肥侯隊長安井
君。君七世孫仲平出以示予。神鋒峻健。足想見公忠
勇之氣。予家藏先人所摹豐太閤手跡一卷。亦營於
名古屋時所書。率係消閑戲墨。歌側踈豪。態度磅礴。
自有魏晉人風趣。髯蘇云。古之英雄必善書。洵然。予
更有感於君逸而臣勞。有斯臣故斯君能逸。有斯君
故斯臣不辭勞也。并書以還之。

幼幼精義跋

阿芙蓉毒流中國。力禁猶愁禁未全。若把此丹傳各省。稍將兒壽補人年。此阮伯元題邱煒引痘略之詩也。予讀之。悲清人失政而慶我民之至幸也。天不可勝人。盛乃勝之。人不難治。政弛則難矣。痘瘡之行。天也。而醫得以其方勝之。鴉片之行。人也。獨有力禁不能者乎。顧阮氏之意。若為孩兒慶者。而其實蓋為國家憂之也。若曰萬乘之權。與一七之力。孰重。烟毒之害人。與引痘之補年。孰衆。一七之所補有限。萬乘

之主。不能攬其枋。而今烟毒流無窮。雖有百邱煒。無能贖焉。故阮邱等死而未幾。由烟土以致亂。使活于痘者。又焦于火。不知幾萬數。豈不可悲耶。

我邦則不然。蕃舶互市。無以鴉片貿易。即或有之。民不嗜服之。蓋亦法禁得宜之所致焉。爾至於醫方。其譯西洋法。尤得甚。曠何者。漢人以華自傲。視蠻書不曹臭穢。而我則廟堂以集衆思為務。苟有益于世者。雖外蕃異域之書。亦樂取而用之。故自享保許。讀西文學。徒日多且精。米澤堀內忠龍乃其粹者。而斯編

之醇深。又非引痘畧之所及也。况其所仕之國。仁政
甲諸藩。富庶之術。教養之法。君臣罔不竭心備求。夫
庶者富之源也。養者教之本也。而醫藥又爲庶與養
之輔。醫藥之難者。痘瘡爲甚。則忠亮斯舉。不獨補兒
壽。抑將爲壽國脉之一助也。使博雅鴻詞。如阮伯元
者。贊之。應如何鋪張。予公膺胡足以闡其休。雖然是
書之有益。豈俟予言而顯乎哉。亦豈啻一國而止乎
哉。嘉永紀元之夏。蒲月上浣。由歐土以遊。於斯。古十

中外年表跋

而今風毒氣無隙敢言百社無

史之表年。猶天之紀度乎。周天百七萬一千里。任其
茫茫。何以測之。智者創思紀度數。乃可步一元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終而復始。罔有窮極。中間各國有王
王異其事。非提其要。何以瞭諸一目。故表年以便考
索。智者之次也。我年表之附以漢曆者。世多其書。
其更附西洋。蓋自此書始。試問世之看之者。將如何
觀焉。譬如不龜手方。小用之則不過澣綆。大用之則
足以濟三軍。或大或小。唯在其人所用焉耳。嘉永甲
寅暑月。宕陰鹽谷世弘跋于鷗林巷九里香園。

朱子文語纂編跋

右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清呂留良門人嚴鴻遠所輯。原本爲大坂尼崎孝德藏本。考四庫全書題書目而不著選人名氏。蓋以呂氏書係國禁。採訪時削其名而上之也。其傳於我者。僅有此一部。孝德惜其傳播之不廣也。獻諸祭酒林君。請官爲鈔之。會刻書令下。我公謀當急梓者於祭酒。祭酒以此書德憑。因命付工。昔阪府有一老生。得王錫侯字貫喜曰。清人所禁。吾獨獲之。天錫吾也。以爲帳秘。生既死。書不知

存否。夫書者天下之公用也。而私之。不亦不仁之甚乎。若夫誦其書而得其心。施諸事而達諸政。天下當多一人。不當少一人。公之亟命翻槧。蓋亦有取於孝德焉。至斯編簡擇之精。則林君之言盡矣。臣特舉事由以附于後。弘化二年夏六月朔旦。

跋梨晴雪手澤左傳注疏

昔侍謙堂師說經。至恒字。師舉照祖事。照祖在兵馬間。日課佛典。或諫其無益。照祖曰。然。吾亦思之。然初立此課。擬終身不變。雖知無益。亦希不負初心耳。師

因謂此乃有恒也。英雄立業。由于茲。君子律身。亦由于茲。一日子儀來。袖間出其父晴雪手澤春秋傳注疏。被示舉諸家說。書諸上層。蠅頭細楷。纒纒焉。繩繩焉。從首徹尾。紙不見全白。晴雪為劇吏。扛燈點檢簿書之。不遑而精苦如此。亦可謂有恒哉。感嘆之餘。書于餘白。還之。

阿芙蓉彙聞跋

元忽必烈采趙宋士大夫防禦遼金之奏議論策。究其兵備地利攻守之要。然後伐之。故所向如探囊中

物。蓋郝經教之云。我之於清英鴉片之亂。比諸宋元之事。事體雖異。觀其攻守之跡。以審利害得失者。亦非預備之一端歟。嗚呼。宋之忠臣義士。所殫智畢精。搃腕張膽以建議者。率多不行。即不行於當時。冀或被取於身後。不獨不被取。而深籌良謨。悉為齎盜之糧。使其不勞而收功。則忠義之精爽魂魄。宜何如抱恨也。今則不然。監乎鄰而警乎我。及暇修備。使豕蛇鯨鯢震聳。逃避之不暇。則亦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丁未春。關陰潛夫跋。

稼穡圖跋

東肥木士勤嘗爲予說。昔過南筑之野。輿夫相語。嘖嘖稱其君德不置。最後甲曰。聞君公衣布。信乎。乙曰。信。甲曰。猗嗟。二十萬石公而布衣乎。予嘿然聳聽。唯。有淚泫泫耳。此義源公之時也。後十餘年。業夫出此。圖被示。蓋公自在儲宮。既軫念民謨。及襲封。將首省農事。無幾而疾作。在寢日久。深恨素志未遂也。命繪稼穡狀。晨夕觀省。以爲思政資。尋而疾篤。遂捐館舍。業夫時爲近臣。哀悼不自禁。以謂此圖公之所枕藉。

見之猶見公。因摹而藏。旃屬予跋。昔者唐玄宗開元初。宋璟手寫無逸作圖以獻。勸帝出入顧覽以自戒。帝後易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宋仁宗寶元初。圖耕織於延春閣。及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志之。有勤怠器玩可以卜其一端。勤怠之殊。汚隆之所判也。吾聞義源公恭儉率下。飲膳服御。寒士所不能堪。獨能安之。當國用浩繁。帑藏告乏之時。不科民以一錢尺帛。故吏治不戒而清。不刑一人。而華侈之風頓熄。外之其效如士勤所說。而此圖最足以窺其本矣。宜乎業

夫以是為追慕之資也。然業夫之意。蓋不獨資追慕也。亦竊冀嗣君又紹此志也。非獨嗣君復冀奕葉諸公永紹此志也。為公之子孫者。果能儉身節用。重農施仁。則漸摩之所及。感於輿夫馬卒。以孚于豚魚。非難也。雖然。始勉終怠。人之情也。故同一人而有開元天寶之異。隆污時之勢也。寶元之與元符。相距僅五紀。而哲宗之治。不能及仁宗。人臣之欲納忠。誰不如宋璟。而農圖變為山水。蓋亦無如之何耳。然則業夫之於此圖。其懷豈有終極哉。

記與小川三平話

余性弱而怯。聞驚鷄之聲。亦為噩然而志則不甚卑。常欲為宇宙間可指數之人。獨恐其不能成。嘗以為天入之道在剛健。而患莫甚於弱。然天地父母之所賦。雖勉而不可變也已。深以為憂。小川三平者。豫之西條人也。甚口善辨。談有確據。己丑之秋。予在昌平學。與三平為隣舍。嘗為予說明石有一士人。好射甚於好色。而左臂拘攣。不能滿引。就師而學。三月無所進。師曰。止乎。人各有所能。獨弓而已哉。士人退而深

憾。決意出妻。獨卧一室。晝則手弓。夜則以石臼荐其
肱。目不爲食者三年。有過門者。聽弦聲曰。此名手也。
吾受之業。入而問之。則舊弟子也。大驚。以爲神。予聞
之。而似有深得于心者。退而把聖賢之書。閱之。開口
則曰。沈潛剛克。曰。有爲者亦如是。曰。人一能之。已百
之。雖柔必強。今乃篤信而不疑焉。雖然。斯道之難造。
非射之可比。而予質之難變。甚於曲臂。縱今能百倍
其力。其成否未可必也。則將何以待之。諸葛武侯不
云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杜工部曰。蓋棺事則已。嗟

吾至瞑目之日了之耳。癸巳九月識。

記與木村士行語

僚佐木村士行。工詩善筆札。一日與同輩論張旭觀
舞劍。而悟於書法。所得爲何等事。同人未答。士行云。
愚意是有會於藏鋒法也。筆之有鋒。猶如劍之有刃。
舞劍者。低昂回翔。揮霍莫厓。而刃必正向。運筆者。側
勒弩趯。變化莫窮。而鋒必藏焉。長史所得。其在于斯
乎。同人擊節嗟賞。余更思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技也。道也。須着眼大頭腦。然非精細用工夫。亦必不

能者破大頭腦。蓋道藝由活眼得。活眼由精思得。士行之有此語。可以見積年之精苦矣。因謂士行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士行領之。

經誼館揭示

一學生宜先領得讀書旨趣如何。

讀書者所以學人之爲人也。豈徒識字解文而已哉。而俗士有恒言曰。我非儒負。無須甚讀書。此視讀書爲口耳之用。茫乎不解其旨趣者也。凡入斯館者。當痛艾此見。以爲學問受用之地。

而書之不可不多讀。人之不可一日而不學。更

在所弗論

一文武一致。不得視爲兩歧。

古之教者。必由六藝入。而禮有軍國之儀。樂有文武之舞。射御有治亂之習。至於書數。平世師旅。用俱不可闕者。六藝孰不合文武而一之。教之爲一也。明矣。今人或有文士恥學武。武人恥學文者。非媚嫉即鄙陋。然世益降而技益派。人精力有限。不可悉修。但當餘力兼習。靡失古之

教意則他日濟濟之美庶幾可得而致矣。

一臨課試尤要省欺誣之念。

自欺欺人乃萬事之病根。不可不痛楚深伐者。學者終身工夫專在此。今臨講章對問之時。竊備他人代撰。或多方探索課題。預作以備試。是勿論欺上。乃自欺之尤甚者。各人當誓天地神明以自省察。

一讀書之益專在會讀輪講。

易得者易失。物理悉然。至於問學。何獨不然。若講說入乎耳而通乎心。困學之勞省而聞道之益速。似宜為捷徑。然少獨看之功者。目不與字慣。心不與書熟。其入乎耳者。將不久而忘之。假令不忘。性靈之為開者。無幾。若夫會讀輪講。則對書思理。據經論道。心目口耳俱到。其開益神智。非淺鮮也。用力深者。收功速。勿論館中會日。宜各結社以講習。

一會讀輪講。須極力問難論究。

執經會講。有疑必問。有問必究。弗究弗措也。大

抵學者之憂在於愧己之不知。抱疑而不問。益解乎心者。必能登之口。不能登乎口者。皆未能解乎心者也。故講學之益。專在論究。論究則無一知半解之弊。或能獲未發之旨。或能見言外之意。凡口欲言而不能言者。必至於能言而後止。當仁不讓於師。師弟問難討論。至聲色俱厲。亦所不責。但務去好勝之心。悟非即服。方是君子之爭。

一修儀節慎言談

學校者。禮義所由出。而用心細行。方是丈夫學。生當整肅身體。端莊坐立。勿高談誼。勿浮言戲笑。勿亂履屐。勿越梧几。勿躡書帙。勿欠勿伸。勿傲勿肆。財利之事。猥褻之談。誹謗之言。謹勿登之唇齒。

一長幼卑尊須相敬愛

朝不和則事不成。今日同窓之朋。即異日同朝之友。同窓不親。則朝何以和。宜謙以存己。讓以下人。長者尊者。勿侮。少者卑者。勿凌。

長者尊者。則同窓麗澤之誼行。而同朝和睦之基立矣。

一朋友交誼

朋友一倫。比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其序似輕。而聖人列爲五。豈非以倫理所由明。實資其輔。仁爲任最大。交豈容忽。敬則耐久。狎則易破。宜淡如水。勿甘如醴。有過則規。有失則戒。告者不有已見。出以慤誠。善其辭說。溫以導之。受者虛已以納。勇於改而不吝於徒樂。取乎人。以爲善。

將拜喜之不暇。如此方足稱同志之朋。

一受業須戒躐等貪多

授書之法。自有次第。不容越等。授讀者將前日所受。溫復數遍。一字不失。然後新受。不得貪多。妄請。并舊所得而遺失之。

一珍護典籍

古人有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者。而况經傳典籍。宜何如珍重。今約勿狼籍几席。勿分散卷冊。勿出麓而不收。臨講會置席。

必用帊襪籍之。至館書借觀。觀了即納。勿遲滯。勿遺忘。

揭牌

顧亭林絕應酬文字。懸牌子室以拒請。世弘嘗傲之。况今奉命修國史。六十衰翁。意長年短。愛日惜陰。以專精乎編纂。客或徵文辭。決然謝絕。無謂我悖傲而咎我也。

又

世弘百事皆劣。至於筆翰殊甚。有人需字。多方峻拒。

時或不得已應請。揮訖展看。自覺面目可憎。為之愀然不樂者累時。世之君子儻憐我乎。幸勿使我憎吾。

又

巖國人二宮元輔好書畫。嘗詣一寺。偶見壁間掛花卉一幅。甚佳。有印曰元瑞。問之。則曰雲水僧所贈。而不詳何人也。後游北筑。始知為本州正定寺僧。往訪其人。渾樸溫雅。頗有風致。乃請畫。辭曰蚤歲嗜茲技。但以求者多也。太厭其煩。遂焚筆硯。于今十餘年矣。元輔不復強而去。世弘聞之。酷奇元瑞。而冀世人通

脫不固獲如元輔耳。

茗鬻廿勝小記

繁華之地得郊坰之趣膠庠之中得花卉之勝輪蹄之街得山水之觀天下唯茗鬻有之。

作廿勝小記

廟庭丹桂

仰高門之內入德門之外多桂樹奇芬仙馥令人儵然有高情清意古人呼為十里香若九里香余僻好之極欲進之呼萬里香不知花神能

頷乎否。

區中梅叢

區中梅叢南翼林李為以然於於林於三兩於於行柯條摶戾根幹佶屈皆非凡種月下美人雪中高士任才人所品疎影橫斜之態暗香浮動之况誰能吐句超乘古人。

廟西櫻花

廟西多櫻樹所謂花王不可以凡語污之佳評雅咏有俟於秀才之筆。

聖林夜雨

廟之四旁喬木樛椽大率百年外物謂之聖林尤與夜雨為宜夜雨宜構思思道思文思詩從青衿所思思逸游思宴樂思花柳之街此間定無其人唯遠游負笈之士思鄉思父母為可憐耳

篁裏孤桃

陸劍南罵桃李為凡然竹外桃花三兩枝亦不無可愛

樹間鶯語

後門之外為本鄉街輪鞅飛塵僅隔一隴茂樾蒼鬱判然別天地春夏間黃鶯宛轉真堪砭俗耳

學窓芭蕉

域中土性蓋與芭蕉宜有高二十尺者罕種也綠葉橫恣侵窓凌屋不可羈束跡弛之士有肖此

四煥黃葉

四燃燈火稍可親。黃葉之候也。涼秋爽氣。令人神清。學生前程萬里。須愛秋親燈火。惜陰精苦。餘力操觚。必得如老杜秋興六一秋聲賦者。

廟屋鸛巢

廟屋之背。有鸛結巢。乘朗霽。鳴喙高唳。清啞聲聞百步外。蓋大鳥非去地數尋不巢。洵乎非燕雀所能測。

後圃黃菜

後圃黃菜。菜圃可十步。黃花淡香。自有田舍風。

味。蛺蝶翩翩。暫去復來。亦復可愛。

後衢市聲

本鄉街市聲喧闐。頗擾唔咿。然致此繁華。果誰之力。迴思至此。誰不起感慨。

茶溪秋月

溪慶長中所鑿。即神田川也。水道橋以東。崖高渚曲。老木槎枒。月中天心。則有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景。予呼之曰小赤壁。

昌平橋行人

橋昔名相生橋。元祿四年。因建學於茗溪。改命。蓋取於魯昌平鄉也。行人絡繹。車塵馬跡不絕。天下昌平之氣象。亦見於此。

駿岡花卉

鬻南隔溪為駿岡。瓦屋櫛比。鱗次長堤。蔽之疎柳。綠草點綴。以花卉。便有天然野色。風景比墨堤。更覺蒼淡。

櫻埒高柳

櫻埒今為鑄煩區。區中有高柳二三株。前與駿

岡對。二三月間。紅白黃綠。南北映帶。使人顧眄賞之。

礫川晚靄

水道橋以北為礫川。橋之東。鬻之西。兩崖竹樹灌莽。日未落而晚靄已浮。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觀於是景。方可悟此句之妙。

台丘夕陽

茗鬻舊在忍岡。為林氏家塾。元祿三年。移今地。陞為大學。乃與台丘有因緣。地勢亦頡頏。夕陽

高柳
卷三
七
臨邑氏補

懸聖林餘蕩曳台丘。有色有情。

寬永寺晨鐘

寺當巖之良位。即大城鬼門鎮護之所。亦似為文廟厭不祥。晨鐘以代大昕徵鼓。用浮屠之器。為膠庠之備。道之包容如此。

芝海朝爽

芝海在距巖數萬步之東南。波光瀲灩。隱映於高林之巔。紅暎從彩霞中迸出。軒軒如會稽王來。按二三月間。或白黃。或南北。如帶如入。顯顯

蓮嶽晴雪

朝暎之前。暮霞之際。望岳於駿岡之西。突兀萬仞。芙蓉蒂天。何處無是觀。唯瞻諸蒼溪翠樾之表最佳。南至日。峯尖吞落日。殊為絕奇。更應以朔旦冬至之歲審驗之。

大學中不可教子弟。有此閑思。然胸間無餘地者。不足以學道。風乎舞雩。觀乎呂梁。洙泗所不禁。一草一木。亦足資格致。紀勝景以導文思。令學子依焉以摘辭。可以發性靈。可以觀才情。亦育英之一

梅猷廟所賜枉輿。先是公命弘據沿途名蹟事開幕朝者。劄記以呈。此梅即其一。土人云。村西廿町有八幡村。傳言源奧州營址。過瀨崎村。路右遙望岑蔚處。訊之則北總國府臺。在東二里。天文六年。北條氏綱敗里見義堯。永祿七年。里見義弘為北條氏康所敗者。卽此。亭午駕歇。艸加驛。聞驛西舊有澤。曰鷄沼。可廣三里。邇年水澆而田闕。僅餘小池耳。大抵千住以北。彌望田疇。間以村落。不見灌莽藪澤。古所謂武野八百里。今則鷄鳴狗吠。烟火不絕。豈非昭代德澤耶。

歷腰越驛。驛多潤屋。土宜糯。大厨所御膳糯。皆取於此云。日晡抵杉戶驛。宿焉。是日彤雲濛漠。迄夜不開。僉曰雪候也。

十三日。鷄鳴發。北徑房川關。玉屑浙瀝落。泥濘滑蹶。僕馬瘡痛。而水樹模糊。嶠嶂顯晦。銀圃瑤林。珠簾粉障。儼一幅圖畫。余則哦雪擁藍關之句而行。踰關卽利根河。河自上毛文珠山發源。東南流經二毛北總。至銚子入海。關吏語予。利根河此曰房川。武總所畏。廣一百六十七弓。水底只沙無隻石。諸州轉運之舶。

出入者日約四百艘。坂東太郎之目不虛。古稱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故曰水具材也。如利根河。真坂東之大筋脈哉。安永五年。大駕過此。造舟為梁。繫以鐵鎖及檜皮組。下大錨千條以鎮之。船上排板。敷以席與沙。糜工二萬人。糜貨七千餘金。河內有榭。今尚藏鐵索。公駕過觀。予時奉使古河城。不得隨往。正午駕歇古河。土井侯所鎮。其城佩川流。畚池澤。郭中有源三位塚。建祠以祭焉。字地曰賴政郭。傳言宇治之役。三位自殺。謂渡邊唱。必瘞吾首。唱囊其頭。東

下古河。投下河邊行平以葬焉。行平學射於三位者也。唱亦就而家焉。以終身。事與平家物語所載平軍求賴政頭而不獲者符。未知信否。古河多古墳。御所塚則足利成氏。永仙院則足利晴氏。滿福寺則騷人兼哉。鮭延寺則鮭延越前熊澤蕃山。皆距官道數町。不得往。自古河南至中田。北至真間田。行松挾路。絡繹四里。蔥蔥焉。井井焉。永井侯時所植。呼曰松原。原上又多桃李。聞土井少將初封古河。其在都邸。命童穉拾桃核。播諸封內荒野。蓋少將開國元老。其功績

仁澤在天下者。不翅君奭之於召南。原頭之桃。謂之遺愛木可。昏黑抵下毛小山驛宿。問猷廟行殿址。在站西叢樹中。其北有小山氏城墟。烈祖營蹟在站東畦隴中。即會津役所駐駕處。當時繹騷事起不意。而烈祖則蓋決勝於千里外矣。對燈懷古。既就枕。屢夢庚子役之事。目不能安食。

十四日。翳丑牌發。天漸白。東瞻筑波山。北眺日光山。東青而北白。衆謂嶽雪如此。其寒可知也。徑小金井驛。問藥師寺。在驛東北十餘町云。寶字五年建戒壇

於藥師寺及北筑觀世音寺。謂此也。蓋聞前古天下僧院有戒壇者。并南都東大寺為三。欲出家者。取度牒於治部省。然後受誨於戒壇。以剃髮。上國於東大寺。西州於觀世音寺。而東國於藥師寺。非此則人不得妄為僧。而今則其制廢矣。後世禁網日密。而度牒受戒之制獨踈。何歟。晌午駕歇。宇津宮。戶田候治焉。市井修靚。物貨繁阜。蓋七千餘戶。地無租銀。相傳慶長五年。台德廟東征至此。土人奉待惟謹。因免除以至今。薄晚館於大澤驛。驛貧陋甚。客舍有戶不可闔。

者以_二涇寒_一墊堂基也。日光山在驛西四里而近。蓋宇津宮以西地坡地而高。脚尖漸仰。昔在京師。聞賴山陽談地理。各州有大嶽。居其邦而觀之。未見其甚高。及他州望之。恍然驚矣。不知其國大抵其嶽之麓耳。若

京師。全都乃叡山之麓矣。今診大澤地脉。母乃日光之東麓耶。

十五日。淡晴昧爽。發大澤而西。連嶧如波濤。蜿蜒奔走。直朝日光。其少遠而最高者。曰高原山。越此達會

津。抵七里村。有參圃。享保中所創種。聞有德廟智明於庶物。推天度以謂日光高寒。土必宜參。乃求韓種以播焉。根莖果茂。仍徧賜種於北土諸侯。官參之利。遂溥天下。隅中駕達日光。以御幸町為館。從者各有寓舍。予亦就憇焉。飯浴已。適公館直外廳執職。甲夜還舍。主人語此地峭寒。三春栗烈。甚於上國大寒節。而今春和煦異常。六十年無此候。是夜月虛明。十六日。翳登公館直外廳。盡申退還。烟靄朦朧。月窺窓罅。如有情。訊旅况者。忽憶往年在昌平學。與伊豆

石井子耕近江大岡士粟伊勢山田致遠筑後笠間
謙吉游于此當時咸年少氣銳嚶嚶以古人期屈指
匆匆十餘年子耕今仕于田中謙吉病瘵死致遠祇
役靺鞨士粟浮海不知所如交游聚散死生真一場
夢耳而余鞅掌塵坌屑屑瑣瑣學就荒蕪靈芝三秀
之感可勝嘆矣哉

十七日朝晴昨有公命令弘及岩崎勝興田邊靜朝
生允懷從石川定之亟登中禪寺辰刻野裝出踵大
谷川崖隋石竦水冽而碧其源即中禪湖仰望水北

老杉構椽。覆以紫嵐。隱然如有鬼神呵護之。即宮廟
諸院之所在也。有橋長可十五弓。兩崖疊石以為基。
中不置一柱。以流迅而不可柱也。謂之假橋。側有鬆
朱橋。呼為神橋。古所謂山管橋之遺。稍西巨石蹲於
中流。高丈餘。導者云石名高座。鴻水被其頂。則公衙
率衆巡視。為防水之備。假橋之北有碑。慶安戊子。右
衛門大夫松平君所建。以記植杉事。蓋日光官道有
三。東為宇津宮道。北為奧州道。東南為例幣使道。皆
表行以杉。以盡祀田之境。所樹數萬章。用功二十餘

年云。過橋。循澗崖而西。入妙道院。觀慶安殉死諸公墓。裴回彷徨。久之乃去。詣大日堂。堂面鳴蟲。山多楓樹。導者栩稱。當霜落辰。紅雲滿山。映以松杉。丹碧淺深。綺分繡錯。恐畫工拋筆已。山善起雲雨。寸墨點于巔。則百里滂沱矣。西北行踰荒澤山。緣崖降深。俄然見層崖桀竝。上弁下開。瀑自弁中吐。穹隆作勢而落。如巨靈伏于巔。口噴萬斛雪。雷撲之響。撼山震澗。崖腹有緝路。劣容人趾。攬石以看瀑背。所謂觀背瀑。再回原路。徑馬廸村。涉湟澗。行五町許。右有兩岑。離

立者。呼曰小二荒。虎牙竦竝。勢欲躍出。右岑中腹有穴。睇而量之。方可一丈。俗說觀師雷禽所窟。故名曰風穴。字曰雷神穴。四時風雷恒起于此。得非水經註所載屈縣風山之類耶。從此山每步深。曰深澤。坂每步峻。曰劍峯。越峰濟一棧。北瞻層嶠。峭秀霞舉。二瀑跳山肩而飛。直投深壑。右曰方等。左曰般若。泄瑤戛球。棧下危石競怒。水為其所磯。噴如水霞。其色紺碧。成蒲萄醅狀。令人頽仰踟躕不能行。坂既窮。路漸陵遲。曰大平。行可八町。得中禪寺。延曆中僧勝道闢。慶

長癸丑天海再興之。寺面之湖。東西三里。南北里餘。激滄瑩徹。隕穉弗浮。有人放魚。輒爲波浪所盪出。蓋以過清不能棲也。唯有蛇蝎。夏月善游。厥水旱燥弗耗。洪霖弗溢。信靈湖也。岸北建華表。扁曰男體山大。權現。旁有碑。彫空海記。舊碑已泐。係寶永二年再建。華表之北。繚柵以鑰。此爲男體登口。非星夕不許入。問華嚴瀑。祠僧云。在湖之東口。口成勾股狀。東高西低。湖濫乃吐。冬涉仲夏不洩。蓋春夏之交。艸木生長。水爲其所吸。故不至六月不能吐也。予最愛山中水。

音。上下溪曲。瞑目靜聽。忽而金鼓。忽而絲竹。宮羽徵角。澄耳清神。空海所稱。天籟地籟。音樂時鳴者。千古猶一。豈非絕淑境哉。宜矣天海寺於此。以爲關東之山鎮也。旁晚霞雨霏。微撲衣。山有宿雪。深三五尺。頓增寒威。衆咸率率下。歸寓已二更矣。夜深瀑聲在屋。以爲夢游。麥戶則雨大至也。

十八日。遲明雨歇。雲陰解駁。漸洩曦景。辰下與允懷出。亦以命也。渡稻荷川。東北行高原。原頭惟枯莽。厥土黑墳。原盡獲小阜。升眺清遠。北顧霧降瀑。飛沫素。

浮。曖若霧合。頽窺山陰。積雪無蹤。儻從皆有難色。予奮然先赴。滑倒而陷。則峭崖從人面起。高四尺許。四為匹見形如巨丈夫腹胸凹臍凸。泉懸其巔。衝凸處傾瀉。斑布如水晶簾。琤琮鳴金石。竚觀良久。題名嶮巖。掇一竒石而出。經漆園。訪法王茶亭。亭在高敞處。三面陵夷。矮松分排點綴。而山外有山。濃淡相次。霏翠菴青。紛紛然落軒下。亭左有阜。不甚高。風致道美。令人恍然想平安山水。是稱小倉山。蓋擬藤公山莊也。亭背之山曰外山。竒峭秀削。拔地而起。直立可一

町。螺轉而攀。近頂。石障崩劣。壁立無階。騎石抽身以進。有石室。安昆沙門像。又攀可七十武。陟第一巔。方平十四五弓。四瞬豁達。勢盡川陸。時乾坤清澄。突者。窳者。潤者。如抵者。如雉堞者。如白龍如綠薺者。罩丹霞。拖翠靄。參差出沒。躍然集眉端。麓南有興雲律院。享保中所創建。四圍青杉數百株。旁舍潔靚。地之邃寂極矣。栖此境。雖庸侶亦可以保一二戒。日下春歸。舍飯畢。入公館宿直。

十九日。晴。已牌從大夫庶士出。詣游城院。請雜僧嚮

導拜觀神宮及寢廟不敢記。陟大黑山詣慈眼堂僧云。是天海神牌所藏。其塚在後岡。海師將種。學該八宗。陰翌三朝。居帷幄謀畫。時有黑衣宰相之目。年一百三十有四。乃化。亦驚才哉。詢豐州阿部侯武衛梶君墓。云。豐州墓在寢廟垓外。武衛墓在廟後山。時上木助功。繚以竹柵。不許闌入。豐州淵識偉度。武衛奇操清節。俱百世之師。想其風足以敦薄廉頑矣。午下還登公館。當直公使侍臣賜麩和餅一筐。一日。登霽。嘗聞地理生之說云。每至一州一郡。必求

孤山斷壟。四望軒豁之地。登之以觀山川之脈絡。城邑之形制。以盡造化與人工之大概。是為察地理之捷徑。予得而狃用。及來此。乃得外山及神主山。神主山在御幸町之南。望之童阜濯濯。形如覆鐘。已刻傭導夫行。可十町得小丘。上安千頭天王祠。祠畔櫻樹希疎。有翠松錯之。彷彿與京師嵐山似。過此攀羊腸坂。十餘町達絕巔。可廣十弓。放眸無礙。鉢石松原諸街皆在脚底。予預製十二方位圖。擬填記所見。乃出羅經盤。指點以問導夫。正東濃碧秀澤如黛者。何處

山曰羽黑山。問字津宮。曰在其東。東南孤標道麗。如
朗人秀士者。曰筑波嶺。白練一帶。滾滾趨東南者。曰
繪川。淡綠香靄。如睡如笑。以占巽位者。曰大平山。其
鬢髮衝天。雲冉冉纏鬢者。不問知爲黑髮山。如寶嶺
則在亥位。高原山則在北東。赤那紀嶽則在西北。其
巨杉蔥蒨。劃成二陵。以襟大谷川。而負二荒山者。乃
閔宮寢廟也。蓋在此山。縮遠鏡之力。能及江戶云。再
取故道。訪慈雲寺。以觀憾捨潭。兩岸皆石。鬼魅所刻
擘。悉作詭態異狀。獷獸猙佛蹲。蟻坐鼇。累累然起水

衝之。噴薄洶騰。跳者如珠。懸者如瓔珞。深洄者如轉
轂。如激電。如羊角風。湊盪之音。轟轟欲裂山。有靈庇
閣。懸崖以臨潭。想盲風疾雷之日。登此閣以觀之。輒
當覺天崩地坼也。日昃。還公館宿直。
廿一日。薄晴。盡日直外廳。下晡。公召入。命坐進話。賜
以菓酒。初更退。還寓。結束行李。以明且駕。上歸途也。
日光祀田。方十有餘里。租稅一萬三千石。屬院廿六
坊。舍八十。懸算其人。蓋不下二三萬。地倚名山。蓄以
靈泉。神氣所蒸。宜有碩人。高衲。出其間。恨予未能得

其人也。是夜雨。

廿二日陰。黎明駕發御幸町。東行。屆今市。觀米廩。廩有四屋。所容一萬三千餘石。日光度衙。取給於此。過此東南向板橋驛。所謂例幣使道。自日光南下。足指漸俯。顧看黑髮峰。隨遠隨高。無乃山靈有送別之情耶。抵小倉村。行杉既盡。變為列松。有碑。即慶安植杉碑。字地曰叟石。言松杉所叟也。涉鹿沼川。西北有遠嶺。戴雪者。津于云。蓋北越白峯。距此二十餘里。其高可知。日昃。駕達鹿沼驛。館於鈴木文平氏。文平受業。

於愛日樓者。予往載過此。為一面識。相見甚歡。聞其父祖累世好學。其最顯者。名某。字之德。號石橋。於文平為王父。弟子頗眾。蒲生君平亦為其高足之一。君平所著九志原稿。藏在此家云。鹿沼土宜麻。民以致富饒。此屋殆千。站西有堡蹟二焉。一喜連川氏所居。一鹿沼德節齋所城。有行殿址。寬文癸卯。內田侯為嚴廟設者。有藥王寺。梓宮自駿遷。日光逗留三日。以故賜墾田五石。寺藏烈祖木像。驛人為予說如此。皆不及往。

廿三日晴。寅刻發。左眇見土山戴石者。歷落有翠樹生焉。單椒竒峻。色異尋常。詢諸行人。言是小徑山。其神爲瀧大權現。天仁元年。享田心姬。飄品海者。見西北寸碧。以爲操舟準的者。即此山也。昔有巨杉七。號爲神叢。慶長中。宇津宮侯奧平公命斬之。風雨暴至。衆龍欲止。侯強斧之。存其一。圍百有餘尺。中身有科空。距今五十七年。神祠災發。鬱攸延。科空衆走救之。不能滅。有頃大雨傾盆。火尚不熄。而有惡臭發焉。氣迸十里。人不能近。樹遂焚斷。以什科中多白骨。有大如

鼓身者。狀似大髓。乃知有怪物窟焉也。其餘燼今藏在神庫云。鹿沼以南。塵穢疊湧。或拱或揖。土石麗而松栝秀。蓋山色至此。又一變矣。歷榆木驛。涉小倉川。川南之驛爲金崎。次南爲合戰場。或云。治承五年。信太三郎義廣貳源右將。右將命小山朝政擊之。初戰於野木。義廣敗走。再戰於此。又敗。朝政遂斬義廣。地資以名焉。事舊史所不載。錄以質知者。日卓午。駕歇椽木驛。列肆鉅麗。多富商大賈。月三八日開市。旁近土宜聚焉。驛有川。亦冒驛名。穿渠南流。三里至部屋。

村而窮。淺舫搬運。至此裝換大船。以浮利根河。達乎江戶。爲漕運極便處。驛之富庶。蓋以此也。申下達佐野莊。館於天明里。天明之西曰犬伏。俱屬佐野莊。比檐二里。人烟餘三千。頗有豐富之象。諮之則彥根侯別邑也。管內如千里。租入一萬八千石。有奉行稅吏治焉。稅吏田沼子謙。予十年前同學也。是日面於犬伏里。驚喜叙久。潤而別。迨夜訪予寓。齎酒肉以來。款話至二更。贈詩以去。子謙說我彥根以儉質稱。而此土不然。相尚以綺靡。蓋以地豐物饒。吏胥糶商賈以

居也。然數年而來。橡木日盛。而佐野日衰。此吾儕之責也。考或人享保中行記。云佐野多富戶。關東無雙。而至橡木則不置言。與今百年耳。盛衰之機。乃如此乎。土產多苧。多薪。蒸善鑄。鑄鑊。茶博士所稱天明釜者。即百年外物。今皆枯竈云。

廿四日。淡晴。里中有寺。曰春日岡。安春日神祠。烈祖粹宮自駿遷。宿此三日。故置別廟。天既明。駕過而拜焉。堂藍廟祠頗壯。壘田五十石。屬院有六坊。南行濟佐野川。入上毛州。抵館林。井上侯所治。城以大澤爲

襟裾遠而望之。女牆隱見於翳薈中。近之則失其所
在。稱爲名城。西南爲川。股驛。驛帶利根河。即武毛分
畷。河至此狹者四百弓。廣乃六百弓。曩歲淺間嶽之
災。飛砂埋河。雖浚治而不復。故沙深而水淺。逢雨輒
濫。晴則多風浪云。踰關津。抵行田。宿焉。行田者。忍城
之坊街也。城在坊左澤中。駿河守松平侯鎮焉。亦一
佳邑。將入行田。路右仰瞻大嶽。玉雪攬天。初疑以爲
富嶽。占其方位。乃知爲淺間嶽。風自峯頭下。悽緊刺
骨。州人謂之淺間落。

廿五日。朝微晴。駕以寅刻發。屆鴻巢驛。憇正願寺。天
始白。自此爲東山道。東南行。抵大宮驛。驛左有素盞
烏尊祠。號爲武州第一祠。壘田有四百石。驛之所以
受名。比經浦和驛。暮雨倏然來。遂至蕨驛館焉。
廿六日。陰雨間至。昧爽發。渡戶田川。即墨水上流。辰
下。屆板橋驛。憇歇。移刻。隅中公輿先發。予從大夫庶
士。分爲後隊以行。午下。達於都邸。

東陽不刊 卷之三 三

宕陰存稿大尾 門人 市口吉亨校

補遺

六藝論三言太宗以業草草

漢之學得四而失二。唐之學得三而失四。宋明之學。得一而失五。其所以遞降者。六朝之滛辭。宋之佛理。為之大厄也。而秦之變古不與焉。夫漢雖承秦敝。而風俗敦樸。學者信古。堅守師說。兵農不甚判。文武未爭鑣。舉刀筆吏。至二千石者有之。起隴畝為九卿者有之。出武舉陞丞相者有之。讀書之士。無數習之。制度精深。而幹略有餘。質行勝文。而詞藻不浮。晚儒為

言陰存稿 補遺 鹽合天藏辛

宋隱存齋 補遺 國子監
吏所習即所用也。吳楚七國之亂，變起倉卒，而卿相帥戎，郡守縣令馳馬挽弓，以捍社稷者，非由兵農不甚判。文武未爭鑣，其大壞者禮樂而已。故漢之學尚得射御書數矣。凡學術之有世變，前後鼎革之際，有傳襲其弊者，而文章之隆污，與政事升降。魏晉六朝之學不足言。其文詞藻繪雕琢，衰世之音也。乃唐亦承其弊矣。貞觀開元之治，雖隆哉，士習竟以綺艷勝焉。故鄭獬有言：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兒嬉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淫辭之溺

人如此。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然學者尚精深於制度，正心之論或淺，而治平之畧不甚疎。是以代不乏有用之材。由雖失禮樂射御，而猶兼書數也。至宋則壹專於讀書，而附之以佛理。夫佛雖盛於六朝，其初但煽愚民耳。混之聖經，乃自宗杲始。宗杲謂張九成曰：欲使吾教盛行，莫若用儒家語以飾佛語。改頭換面以粉瞞之。九成用是術以恣欺誑，詖辭之所浸淫，瀰然縱於天下。於是性命之說高，而經綸之業疎。誅心之論深，而馭材之術失。夫同寅協恭，唐虞三代之

事尚矣。蕭曹不以私怨廢公義。房杜姚宋。可否相濟。輔相之道。不當如是哉。名流忿爭。古今未有。如宋者。如景祐之呂王。元祐之王馬。元符建中之韓曹。紹興之趙張。尤其甚者。何者。性命之說高。則情恕之意薄。誅心之論深。則憎多而愛少。是以一賢立朝。彈劾紛興。柄國未久。而罷黜隨之。廟堂之議。朝變夕改。而天下終亡於議論矣。明人懲之。王守仁矯其支離。而陷佛益深。楊慎矯其空理。而支離甚於宋。李攀龍王世貞。真并矯其支離空理。而浮誇又甚於唐。其去禮樂之意也。益遠矣。雖然。此豈朝夕之故哉。喪禮廢而人薄於親。冠禮廢而士所以自待者輕。祭禮略。昏儀簡。而尊親重別之意失。封建絕。比閭州黨之聯散。而睦婣任恤之俗離。正聲熄。舞蹈歇。而中和之德喪。文科武舉。歧為二軌。而材不兩全。乘轎之制創。而士不習御。詩賦書畫之玩盛。而宴饗觀射之儀息。佛理附之。九經。而格致之旨違。學校之教。專於讀書。而子弟多爭氣。嗚呼。王化墮而風俗漓。師道繆而性情悖。然則六藝之教。其終不可復乎。

意也。益遠矣。雖然。此豈朝夕之故哉。喪禮廢而人薄於親。冠禮廢而士所以自待者輕。祭禮略。昏儀簡。而尊親重別之意失。封建絕。比閭州黨之聯散。而睦婣任恤之俗離。正聲熄。舞蹈歇。而中和之德喪。文科武舉。歧為二軌。而材不兩全。乘轎之制創。而士不習御。詩賦書畫之玩盛。而宴饗觀射之儀息。佛理附之。九經。而格致之旨違。學校之教。專於讀書。而子弟多爭氣。嗚呼。王化墮而風俗漓。師道繆而性情悖。然則六藝之教。其終不可復乎。

六藝論五

傳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今觀乎洋夷。數術有踰漢唐。而學制精詳。有宋明不能及者。其殆有得於先王小學之意歟。且以天官言之。唐虞三代之政。以步天定曆為首務。其怠職而昏迷者。至六師以征之。春秋之時尚日官居卿。重其職也。及漢則以大史儔卜祝。天子俳優畜之。上輕之。則其術益疎。卒至天文三家絕其一。而西洋象數如彼其精也。無乃得漢人所亡宣夜之學乎。或云星曆未明。則重其官而精之。既明

則必而襲之。故天文者古之大業。而後世之末事。吾謂之似是而非。凡先王之制作。宜隨時損益之。其理則昔粗而今精。前簡而後詳。然後得變而通之。秦漢以下則反之。其失官也宜。故羲和氏失。而夷得於步占焉。職方氏土方氏失。而夷得於量地焉。司徒大小學之設失。而夷得三學之制焉。共工司空之官失。而夷得器藝之巧焉。典樂萬舞之儀。司馬菟苗獮閔之法失。而夷得練兵之精焉。大易火澤之理。不講而統礮起於佛郎機焉。風水濟通之用。不講而舟楫之利

宿附存稿
補遺
盛於閻龍氏焉。不啻此。漢唐宋明之季。政多虛文。西洋則覈名實。吾尤取其教養之詳也。艾氏之記曰。國郡有大學中學。鄉邑有小學。生徒多者數萬人。其小學曰文科。童生七八歲入學。至十七八歲。學成而進於中學。曰理科。學成而進於大學。乃分為四科。而聽人自擇。曰醫科。曰治科。曰教科。曰道科。學成而師儒嚴考之。凡試士之法。師儒群集於上。生徒北面於下。輪師問難。對答如流。然後取中。其試一日止。一二人遍答諸師之問。中便許行事。夫秦漢以下。非無法也。

有法而不行。與無法等。且官之待師。禮薄則不得其人。生徒甚衆。則授業不專。二者皆無以造材焉。吾又有取墨堯學制之精也。墨人之記曰。學有聖文醫治律例三科。三學每國各三四十所。每所師各四五位。受業者每黌七八十人。其師每歲束脩銀千圓。至三千餘圓。受業弟子。每位送束脩銀一二百圓。夫其束脩之豐。可以見師得其人矣。生員有額。可以見其教之專矣。凡如此者。亦非此失而彼得之歟。然則洋夷之學。可進以匹唐虞三代乎。曰。惡可。夫所取乎六藝

者取乎其藝以成德也。洋夷之學隨形器耳。道則淺矣。謀富強耳。自本而末。自身而國者矇矣。故有推測之知。而無通悟之明。主利用而鮮務乎躬行。嗚燠休以攻入之不仁。詡磴磴以責入之不義。其學則疇人。其治則申商。禮樂和讓之訓。則漠焉無矣。吾取乎洋夷者。恨漢唐宋明之失官爾。且夫洋夷以貿易建國。貿易也者。盜賊之漸也。夫堯舜湯武非不欲九州之外并治之也。勢不及也。物之生乎一區中者。其多寡與地力相匹。人與禽獸草木皆物也。物用物。其地之

所生。足以相給。故一島自有一島之用。天之道也。今乃以爲不足。其所欲豈有窮極哉。所欲無窮極。烏得不爲盜賊。嗚呼商賈盜賊。猶知磨礪學術以造材。今以衣冠禮樂之邦。却不能及商賈盜賊。哀夫。

讀史雜咏序

余少時耽讀史傳。至明主碩輔遭逢之際。則如在其廷。而聞其都俞之聲。至於良將偉人忠烈孝貞之事。則如接其人而承其馨歎。或時夢寐見之。及杖劍遊關西。聞某原有某。

帝陵某野有某人墓。某像某碑在某地某祠。則跋履山川。披荆棘。踐蒿萊。以訪之。其問長篠也。探甲將斷碣。剝苔檢字。導夫訝之曰。君得無甲士之遺胤乎。何其搜索之詳也。其癖古如此。所恨性不文。尤短於詩賦。每弔陳蹟。尋遺址。拜陵墓。謁神像。懷古之情。填于胸。而風雅之調。不暢乎辭。常以自慙。今讀青山季卿讀史雜咏。凡曩昔所經歷之東海。東山。五畿。山陽。南海之古蹟舊址。哲王英弼。賢將之頌。卓行竒操。俊又之贊。皆見於詞章。大率予之所欲言而不能者。筆到意

隨。何翅麻姑搔痒。據其附錄自注。季卿本欲訪賢哲英豪之陳跡。謁其祠觀其碑。以有所題咏。而羈於官束於法。而不能遂其志。故就史咏懷。以成是卷。如此則其情懷適與予同。而其能不能。則有相反者也。昔人有好游湖山。欲摸真。而五指拳曲。不能秉毫者。其友有足踣而巧描山水者。乃口授指畫。囑之以寫。已所觀。皆如其意。乃相得以娛焉。予之於季卿。殆乎有類于此。及其請叙。欣然題之。

甲越春秋序

余少時好讀天文永祿間野史最愛甲越二將之雄
桀嘗論之以爲二將智勇相敵而節制之嚴亦匹蓋
用兵之精至此而極矣然甲以持重勝越以馳突雄
甲之兵猶山越之兵猶火天下得如二將者數人而
明

天子以道馭之宇內豈有抗之者哉邇者洋夷陸梁橫
行四海籌海者殆乎窮矣雖然夷兵主砲而已當之
者不動如甲陣馳突如越兵則亦不難碎也夫砲雖
猛而兵及既接則廢矣雖能射人於數百步一隊崩

而一隊前則入矣甲之練陣也有隊長殪而部下尚
不散者甘利某之事是也有衝柵當銃有尺進而不
寸退者長篠之役是也越之兵有力士用長力以成
一隊者當其戰也鋒刃戴鬼神以入焉不見前有水
火觸之人馬偕踣今夫鼠齒能毒物然猫之捕之不
能噬非以勢險節短乎今夫狼言大則不如麋言力
則不如豨然人最畏之者以其見人必不却也甲譬
則狼也越譬則猫也故曰不動如甲陣馳突如越兵
則夷不難碎矣松原泰者北越人也記二氏事標曰

甲越春秋介尾臺士超以請余題言。迺叙平生所持論以引其端云。文久四年端月穀旦。

平手五郎右衛門畫像記

此為織田氏臣平手五郎右衛門之像。君於清洲死諫臣中務太輔為子於箕形原戰死臣監物為兄。天正二年九月死於長島之役。無子。監物之孫忠左衛門諱言親仕加州大夫橫山氏。至今血食二百餘年矣。忠左衛門若干世之孫某命畫工摸其真郵寄以徵余文披而覽之。探甲結束如將赴戰者。眉目清揚。

意象深沈。其中之所蘊。可想而知已。夫有進死一尺。無退生一寸。古之勇夫孰敢不然。然仕暗主者不免時有怠心。其意氣奮揚。視死如歸。唯事英主者為爾。夫織田公一世之雄。用兵如神。其尤稱奇捷者。為桶峽之役。為稻葉山之役。為觀音山之役。今君之所赴。為桶峽乎。為稻葉山乎。為觀音山乎。不可得而知。第觀其威神見乎眉宇者。如有聲曰。今日必無今川氏矣。無齋藤氏矣。無佐佐木氏矣。生氣凜凜。躍然欲起。雖則摹寫之妙。亦非由其精爽有貫徹百世者乎。方

今夷蠻鴟張。數窺邊海。有恐赫之言。有侮慢之形。假使若君父子昆弟者。生在此時。應如何敵愾矣。而天下之士氣。奄奄不振。如凍蠅病蟬然。此何所由而然耶。觀乎此像者。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晚香廬記

大城之未創築也。今虎門內外。坦為平田。植櫻其塢。引渠其間。磬折流東入海。當春時。櫻花如雪。落則皆布水面而下。為江戶一偉觀。人因呼其地曰櫻田。渠曰櫻川。今愛宕山下之櫻川。即其遺支云。先君子卜

居於其下流之南。至今十有五年。屋頗破。予更葺而新之。其規制一仍舊貫。而扁則新焉。門東向。左右有室。左曰不息。右曰不換。右西曰日休。其園曰日涉。有樓隔障為南北。南曰遺經。北曰十駕。合而名之曰晚香之廬。既成。客之晨夕來者。以予居之狹隘。而其扁額之繁也。或笑焉。或嘲焉。予因謂客曰。此古者銘几席觴豆之遺意耳。非為觀美也。予每晨而起。入不換之室。必仰而思曰。嗟乎。此護堂乎。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旨哉。王公甫之言也。則愛日之情。油然而生矣。

入不息之室。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夫人居世。知當知。行當行。頃刻不息。如日星之常運。所謂居敬立誠者。其在於斯乎。則慎獨之心。惕然興矣。歷階而登。遺經十駕之樓。則曰嗟乎。此非先君子開以為予讀書之所者乎。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今遺經俱在。而未能誦而蹈也。其將奈之何。荀卿不云乎。騏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吾篤信而不疑焉。下而入日休之窩。則曰作偽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美哉言乎。雖不能及。而吾則有志焉。暇日則

曳杖步園。環堵之地。雖無處移步。一草一木。亦足以怡顏而成趣。見秋暮黃菊之開。則顧而思櫻川之春。彼花雖妍而無香。風雨一至。則繽紛飛散。曾不能保挾日。豈若此菊之當草木黃落之日。笑風傲霜。清香遠聞哉。韓稚圭曰。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其深感於此乎。而我取以名吾廬。則又有說焉。余性至愚。閱史每讀周公瑾年廿四。經略中原。諸葛武侯廿七。定三分之策。則忸怩將愧死者數矣。他日讀衛武公九十作抑戒。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

有以少慰其心也。乃自奮曰：男兒天縱，不與我以超群之資。當自強以奪天工。其成與否，吾入黃泉而後知之。嗚呼！是晚香之說也。客聞之，益笑益嘲。余不暇顧其狂也，退而書焉以自警。

先考鹽谷家君行述

先家君諱時義，字松生，號桃蹊。本林氏，嗣鹽谷氏。羽州大館人。考諱家當，號樂山，妣小山氏。君生明和七年某月某日。大館羽之北鄙。文物未化，家又貧甚。君幼好學，厲精刻苦，手自寫書誦讀，粗涉經史及長懷。

慨負氣節，好論忠孝大義。寬政之末，遇國難，去來江戶，落魄甚。顧羽僻地，無由立身名，遂留而不歸。必欲有所顯達，以報君親。初志以儒起家，罹病不果。因爲神農氏之術，文化乙亥，應濱松城主水野侯之召，蓋以侯求醫師，兼有文學者也。初久保田城主佐竹侯有宗室四，食采於封內，曰角館，曰東，曰湯澤，曰大館。是稱四家。君累世爲大館之臣，而大館與湯澤有班次之爭，累世不決。邇年湯澤居大館之上，君臣切齒，君深憂之。必欲復其班。既以國難去國，雖在他鄉。

念每飯未之忘。百方謀之。然未曾語於人。嘗謂子弟。故國之事。余而不任之。誰復憂之。因問其事。輒曰。非兒輩所知。吾當臨死而語之。嘗曰。子房終身不忘故君。吾深欽之。及聞盛岡人某爲其君狙某侯事。覺被誅。嘆曰。真忠臣也。蓋其忠義天挺。故自袁之言。大率如此。然其事終不成。齋志以終。爲天保二年二月廿四日。享年六十有二。葬於幕南金杓德念寺。有桃蹊集若干卷。君之室。祖考南江君之女。二男一女。長女嫁津山藩佐野某。次爲世弘。次誠。君爲人。方直有斷。

動遵禮義。不與人苟合。取友必擇。事水野侯。雖初以文辭得寵。晚年頗不遇。唯故若狹守酒井侯。知君每詣我公。定令君必侍讌。性至孝。迎樂山君於江戶。色養備至。及其沒。哀慕絕人。斷暈酒百餘日。欲以三年。親戚故交。屢諫。因日絕朝飧。以終二年。治家嚴。御妻孥僕婢。不毫假辭色。而天資慈仁。人有窮窶若疾病者。愍然救恤。如已有之。然奉身儉樸。不好華靡。四時蔬食。一衣至十數年。深惡釋氏。以爲皇國人忠俗義。元可拱手而治。其衰亂自佛法入渡。

始著書痛詆之。邦俗業醫者多薙髮。君嫌其僧樣。獨
畜髮。喪祭之式。折衷古禮而用之。不爲佛事。君常恨
起家不如本志。故使世弘就學。常曰。先王之道。載在
六經。六經苟明。他籍可不治而明。見其讀稗官小說。
必艷然責之。督課至嚴。所以教導之者至矣。世弘之
不肖。欲繼先志。而顧未能也。伏惟先君子居世坎壈。
名不暢其實。事不能任其志。以歿。世弘竊恐其湮沒。
故叙次其志行。概畧。將請能文者而表之墓。但恨蠢
愚庸陋。未能有顯揚萬分之一也。旻天罔極。嗚呼痛

哉。男世弘敬撰。

斯篇係於伯氏弱冠之作。元不存錄。然先考行
義與伯氏紹述。舍是無可以觀矣。故附載以眎
子孫云爾。誠識。

